

本报记者张博令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因其独具特色的民族手工艺与文化,素有“非遗之冠、银饰之都”的美誉。

曾经,很多苗族银匠以手工艺为生、世代相传。但面对汹涌而至的“机器制造”浪潮,有些人经历过困顿、迷茫与挣扎,迫于生计丢掉老本行。

后来,伴随苗乡旅游日渐火热,出走外地的银匠陆续回流,更多年轻人开始入行。这门“遇冷”的非遗手工艺,终于迎来新的“春天”。

“95后”短视频创作者“银匠雪儿”,怀着传承苗族银饰锻造手工艺的梦想,大学毕业后回到黔东南州凯里市,拜师学艺做了一名银匠。

在网络平台上,这位苗家女儿讲述银匠的故事、创新打制新潮的银饰产品,让“深闺”里的老手工艺走出大山,找到了一种“新活法”。

每个苗家女儿都有一套银饰盛装

简陋的操作台前,潘雪扎着马尾辫,身穿蓝色印花麻衣,左手握着焊枪,右手拿镊子夹着细小的银条,小心翼翼地焊接框架、填充银丝、挂上配件,一件小巧精美的阁楼耳坠就成型了。

在视频号里,她是小有名气的“银匠雪儿”;镜头外,她是一名苗族银饰锻造非遗传承人,自幼便与银饰结下了不解之缘。

“每个苗家女儿从小就有一套银饰盛装。”潘雪介绍,苗家父母在女儿年幼时,就开始为她逐年打制银饰,慢慢筹备一套银饰盛装,待到盛大节日和出嫁喜日,用银饰把女儿装扮起来。

时至今日,黔东南的苗乡仍流传这样的俗语:“锦鸡美在羽毛,苗女美在银饰,无银无花不成姑娘,有衣无银不盛装。”

潘雪还记得小时候被奶奶带去盛装的场景。那天,她盯着银匠一锤一锤地打银,像变魔术般做出一件漂亮的银饰,开始被这门神奇的手艺迷住。

从那以后,她隔三岔五跑到这家银匠铺,缠着师傅张永富学手艺。时间长了,思想开明的张永富看出这个小学徒的热情,就打破行内“传男不传女”的老规矩,把家传四代的技艺教给她。

历史上,苗族多次迁徙、漂泊不定,习惯以钱为饰,把财富随身戴在身上。苗乡银匠农闲时耕种,农闲时走村串寨打银饰,手艺世代相传。鼎盛时期,一些银匠村家家户户叮当作响,清脆的打银声此起彼伏。

20世纪90年代,随着福建模具商进入银饰行业,市场上的机制银饰无论样式还是工艺,都和手工银饰相差无几,但其低成本低售价的优势,却给后者致命一击,大批银匠丢掉老本行外出打工。

2016年,潘雪考上贵州财经大学音乐专业。倘若沿着预想的人生轨迹,她毕业后会当一名音乐老师,同时还盘算着回老家当导游。

那几年,黔东南西江千户苗寨的名气逐渐打响,秀美的景色与独特的风俗,带动苗乡旅游日益火热。“赶上旅游旺季,每天都能看到很多满载游客的大巴车。”潘雪说,自己想当双语导游,把老家凯里市下司古镇打出名气。

旅游热还复活了银匠的老手艺,很多出走外地的银匠回到黔东南,开起了银饰店,获得稳定的客流。一度成为“空心村”的银匠村,也因年轻人的回流重新捧起了“银饭碗”。

大学时期,喜欢记录苗家生活的潘雪,尝试拍摄一些打制银饰的短视频,收获了不少网友的鼓励,她开始对传承民族手工艺动了心。

2020年初,潘雪临近毕业,工作还没有着落,又赶上疫情暴发,便回到凯里,继续跟

数字生态复活苗乡老手艺



▲潘雪在展示手工打制的“非遗版星空”。

▶▶▶潘雪在制作银饰。

受访者供图

着师傅学手艺,但还没下定决心做银匠。当时,疫情冲击了旅游业,银饰城生意萧条,有的银匠干脆关店歇业。

“门店没有客户,快递发不出去,刚入行就遇到行业危机,那段日子很难熬。”潘雪打算试水直播带货,但坚持了几个月,观众三三两两,始终不见起色。

直到当年5月,她制作的一条短视频突然火了。画面里,一位苗家妈妈请人为女儿打制耳坠准备盛装,一只龙王手、一只凤回头,四目相对,情意绵绵,寓意美好爱情和美满家庭。

那天,5000多名观众看了这条短视频,涌入潘雪的直播间,买下共5万多元的银饰。她开始意识到,相比单纯展示精巧的手工艺,讲述银饰背后的人间故事,似乎更能打动人。

无意间,这个苗家姑娘找到了银匠的另一条出路。彼时,视频号在加大扶持非遗匠人,给了她更强的创作动力,她把镜头对准原生态的村寨,模仿一片落叶或水波纹打制银饰,还把闺蜜的爱情故事、小女孩的美好愿望编成短剧,让每一件银饰都充满温情。

手工打制“非遗版星空”,帮王亚平女儿“摘星”

传统苗饰以大为美、以重为美、以多为美,当它从大山深处走向外部市场,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无法迎合年轻人对轻便饰品的审美需求。

一些主打外地市场的苗族银匠早已

意识到,一厢情愿的固守并不能让手工艺传承下去,只有带着市场化的思维,利用老手工艺做出新产品,才能让非遗手艺更有生命力。

潘雪也终于迈出了这一步,她尝试创新打制一些新潮的银饰,既有苗族风的蝴蝶妈妈吊坠、拉丝牛头吊坠,也有颇具创意的中国结耳环、猫爪手镯和一套销量可观的小厨具吊坠。

2022年虎年春晚上,少儿舞蹈《星星梦》结尾,航天员王亚平的女儿喊着:“妈妈,给我摘一颗星星回来。”潘雪看到这温馨的一幕,就尝试用苗族技艺制作“非遗版星空”,把一颗颗“银星星”挂满银树,帮王亚平女儿“摘星”。

“银匠雪儿”的名气带来了人气,潘雪除了在直播间和网店销售标准化银饰,也接到越来越多的个性化订单,微信里积累了5万多个顾客,很多人想在女儿高考前或结婚纪念日,定制一款带有象征意义的银饰。

“我能感受到顾客想表达的情感,会很用心地对待每一个定制需求,希望赋予每件银饰一个特别的意义。”潘雪说。

2021年,“银匠雪儿”在视频号等平台的粉丝总量突破了100万,全年销售额达到200万元。现在,潘雪有了每场近万元的直播收益,跟十多位本地银匠建立订单合作,还帮助几位外出打工的银匠重拾手艺。

不过,一些质疑声也伴随人气而来。“很多人一来直播间就问,你们这是苗银还是纯银啊?”作为刚入行的银匠,潘雪对行

业积弊有些无奈。

过去,一些贫苦家庭置办女儿嫁妆时,不得已用白铜代替银料;行内也有人拿白铜当纯银充数,久而久之苗银成了假货的代名词。有时为了打消观众的顾虑,潘雪会现场用火烧银饰验证真品。

这两年,不少银匠尝到直播带货的甜头,纷纷转型涌入网络平台,线下门店的低价竞争也在线上重演。“大家都想着先靠低价,吸一波粉攒点人气,有的甚至低于成本价卖货。”潘雪坦言。

刚开始,她也跟着同行打价格战,很快发现这不是长久之计,不光大家都没赚到钱,还破坏了全行业口碑。“要想避开价格战,就要向品牌化转型,走差异化竞争的路子。”

如今,潘雪在下司古镇开设了工作室,组建了40人的直播团队,计划打造“山岬岬非遗基地”的品牌。但她逐渐意识到,品牌化远比想象中难得多。

“以前觉得打品牌,就是起个名字而已,开始做才发现,既要有独特的品牌化产品,还要有更好的创意、服务、宣传等团队。”潘雪坦言,团队多是半路出家,眼下研发能力和品牌标签还很薄弱。

这个不服输的苗家女儿,还在品牌化路上摸索前行,但说到非遗传承,她已经比刚入行时自信多了。

“以前,总以为多学一门手艺,就是多一个饭碗。现在,很多人喜欢我们打制的银饰,也越来越关注苗族技艺与文化,让我觉得非遗传承值得一直坚持。”潘雪说。

目瑙纵歌:

用舞蹈沟通世界

立春刚过,景罕镇内锣鼓雄壮、音乐激昂,上万名景颇族男女汇聚到目瑙纵歌节场地。他们身着节日盛装,脚踏统一节拍,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各地游客也加入舞蹈队伍,数万人尽情起舞,迎接春天的到来。

2月5日,陇川县第三十九届朋生统背目瑙纵歌节在云南省陇川县景罕镇朋生村开幕。目瑙纵歌节一般在每年正月十五前后举行,为期3至7天,是景颇族最隆重、盛大的节日,集中展示了景颇族的历史、文艺,于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目瑙纵歌节过去只有景颇族参加,现在每次举办,其他各个民族甚至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也一起参与。”景颇族目瑙纵歌云南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尚德光说,万人同跳一支舞,大家通过舞蹈来沟通交流,共度这个热闹的盛会。

目瑙纵歌舞蹈队伍由“瑙双”“瑙巴”(景颇语对领舞者的称谓)领头,踏着舞步有序进入舞场。随后,“瑙双”“瑙巴”相互配合,“瑙双”围着景颇族图腾柱“目瑙示栋”完成规定舞步,“瑙巴”则带着舞场内其他人完成更自由活跃的舞蹈。“瑙双”“瑙巴”的人数根据具体情况安排,一般为双数。今年的目瑙纵歌节连跳两天,一共四场,每场两小时。

今年担任“瑙巴”的青年传承人岳扎糯说:“传承传统文化是年轻传承人的责任和义务。我在节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相信能圆满完成今年的领舞。”

格任弄兰从5岁就跟着大人一起跳目瑙纵歌,是今年的“瑙双”之一。“成为‘瑙双’‘瑙巴’是一项神圣的工作。”他说,作为“瑙双”,自己在积极学习“瑙巴”的知识,现场需要的“瑙双”“瑙巴”的共同协作。“不断学习,才能更好地传承传统文化。”

据相关部门统计,目瑙纵歌节期间,到陇川旅行的游客超过20万,目瑙纵歌节超6万人参加。家在德宏州瑞丽市的李女士特地赶到陇川县参加今年的目瑙纵歌盛会。她告诉记者:“虽然家也在附近,但好几年没这么热闹了,现场气氛挺好的,打算拍摄一些视频和朋友们分享。”

陇川是中国景颇族分布最多的县,素有“目瑙纵歌之乡”之称。在陇川,很多学校也把每日的课间操改为目瑙纵歌,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让学生锻炼了身体。

陇川县民族小学校长李勇说,学校办学以来,一直以景颇族传统目瑙纵歌、傣族传统嘎秧等德宏5个世居少数民族的舞蹈作为课间操。“在我们县域内,跳目瑙纵歌的学校很多。”

尚德光说:“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让他们打下舞蹈基础,长大后更好地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

(记者庄北宁、赵彩琳)新华社昆明电

安顺地戏传承人:

走村串寨觅戏踪

神秘的面具、铿锵的锣鼓、悠扬的唱腔,春节期间,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安顺地戏代表性传承人刘洋,带着地戏表演队连着几天到村里给村民演出。节后,回到银行信贷员的工作岗位上,地戏又填满了他的业余时间。安顺地戏是盛行于贵州屯堡地区的一种民间戏曲。相传明朝军民由江淮地区“湖北征南”至此,就地屯田驻扎下来,繁衍生息并保留着600多年前的生活习俗,形成了屯堡文化。地戏是屯堡文化的重要文化符号。

“工作之余,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走村串寨寻找地戏的历史。”刘洋说。看面具,学雕刻技艺,听村里的老人讲述地戏的传承故事、套路动作,搜集濒临失传的戏谱……从小痴迷于地戏的他,总能在乡间找到支撑精神文化的丰厚养料。

1992年出生的刘洋是土生土长的屯堡人,小时候在村寨看地戏耳濡目染,12岁开始学地戏,2006年拜安顺地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先松为师。

2010年读大学以来,刘洋养成一有空就回乡走访的习惯,足迹遍布上百个屯堡村寨,走访了几百位了解地戏的老人。“一个村寨只跳一堂戏,有的虽然跳的是同一部戏,但唱腔、动作、演出形式上会有些不同,而且没有官方文字记载,所以我要尽可能详细地做记录。”他说。

除了收集珍贵的老地戏谱,拍照后回家誊写保存,他还会着重老人们地戏从何时开始跳、为什么跳、传承了几代、是谁教的?这些年来整理的手记就有五六万字,以便尽可能还原历史。

刘洋带了三支地戏队,每个队伍有二三十人,其中普定县白岩镇新寨村的高台地戏队,是数百年来没有间断过的一支队伍。2011年,他拜安顺地戏和屯堡文化研究专家帅学剑为师,这给了他更多写作灵感,“有时一个村的手记总结整理出来就能发表一篇文章”。

戴上面具是领唱领跳的“神头”,脱去面具是熬夜伏案的写手。2019年,他跟帅学剑一起,承担了文化和旅游部实施的戏曲振兴工程《中国戏曲剧种全集》中安顺地戏篇的写作,梳理地戏的历史源流、风格特征和剧本(选段)。

“流在贵州安顺等地的400多堂地戏,共有31个剧目,以三国、杨家将、岳飞居多,其中没有儿女情长,几乎都是朴素的忠君报国题材,反映了当时背井离乡到西南边疆的军民,演武激励斗志、教化子孙后代安心戍边等需求。”刘洋认为。

如今,安顺地戏三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有两位已经去世。安顺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党组成员石庆利说,刘洋是近年来安顺市培养的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青年传承人代表,文旅部门不仅会支持地戏的发展,还会扩大渠道支持传承人著书立说。

地戏演出过去集中在每年的春节和农历七月稻谷扬花时节,如今在一些屯堡景区设有演武堂,专门用于日常地戏表演。

“因为文化需求在变,现在村寨里喜欢看、能听懂地戏的人少了,老一辈也慢慢跳不动了。因此除了加快传承人的培养,加紧对历史的记录研究,作为传承人,我们还会去学校宣传。”刘洋说。

(记者齐健)新华社贵阳电

这规划 这引水——瞧,5000年前的石家河古城有多先进!

新华社武汉电(记者喻珮)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古城因山势而建,南北相连、独具匠心;3条水系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可防洪蓄水、灌溉农田。记者22日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遗址考古发掘取得最新成果,新发现的大型城址及城内水利系统,将进一步深化对石家河古城以及长江文明的认识。

上世纪90年代初,考古界前辈严文明、赵辉、张地等在石家河开展系统考古发掘,随后公布该遗址为一处12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推断为距今约5000年的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聚落。此后的30年间,对于石家河古城遗址的研究从未中断。

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天门市博物馆联合组队对石家河古城遗址再次进行发掘。其间,当地遭逢大旱,石家河古城的护城河以及遗址范围内的稻田、水渠等基本干涸,考古队对石家河古城布局以及城壕、外郭城和水利系统等进行了全面调查和勘探。

研究院院长方勤介绍,最新考古发现确认的石家河古城东、北城墙与1992年公布的西、南城墙可以基本衔接起来。城墙宽80米至100米,宽而坚实的城墙,可应对南方雨水多的防护需求,并具备了一定的规划。城墙依自然岗地与山势而建,体现了城市规划的匠心。保存较好的一段京山坡城墙朝北向的坡度较陡,具有明确的防卫目的。

史前大型城址一般由内城、城壕、外郭城组成,石家河古城是否存在外郭城?作为上世纪90年代初石家河考古发掘的参与者,方勤带领新团队寻求答案。

2022年9月以来,经大量实地调查、勘探及局部试掘,考古队发现,沿城壕外侧分布着一些高岗,连起来大体绕城壕一圈,且与石家河古城属于同时期文化遗址,由此认定为石家河古城的外郭。“外郭是古城的附属设施,和城壕一样,有拱卫古城内城的功能,是石家河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勤说。

考古队据此确认,石家河古城城壕内面积为224.8万平方米,包括新确认的内

城面积177.5万平方米,加上外郭城总面积为348.5万平方米,在1992年发现的120万平方米城址的基础上,提升了一个量级。石家河遗址确认为长江中游同期最大城,与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规模相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对北城墙崖山段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堆筑的土方含有石块,石块大小不一,直径在20厘米至40厘米左右。石块以含硅质岩、石英碎屑的灰白色白云岩为主,部分石块有明显的取料切割和加工痕迹。这与浙江良渚筑城时铺石头类似,是长江流域平原地带筑城时为了加固墙体采用的做法。

石家河古城位于岗地上,地势较高,用水如何解决?考古队探明,从大洪山南麓到石家河古城北部有3条水系、2座拦水坝,并初步厘清了其水利系统——引河流入护城河、外郭城上修建堤坝以缓冲抗洪、城内兴建小型水库蓄水抗旱。引水入内城以满足农业和生活用水。

同时,考古队在西河附近发现一大片低洼地,与西城壕水源相互利用,推测这一

区域为稻田所在。石家河古城遗址发现大量的水稻相关遗存,也是发达的农耕文明的佐证。

“这些新发现均反映了距今5000年的长江流域先民对于水资源的管控与利用,进一步深化了对长江流域古城城市规划 and 布局的认识,是长江水利文明发展高度的体现。”方勤说。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教授史良胜曾参与石家河古城遗址水系的考古工作,他告诉记者,下一步将着重分析石家河的古水系和现代水系的泥沙颗粒物,进一步还原石家河城址古水系的分布及历史年代。

石家河古城是长江中游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的史前古城,曾发现大型祭祀遗址、大量精美玉器、大批量生产的红陶杯等。湖南大学教授郭伟民指出,最新确认的石家河大型城址,进一步佐证了石家河在长江中游文明进程中的主导和引领地位,见证了长江中游不断与其他地区,尤其是黄河流域交流、融合,最终融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